

■历史钩沉

葛吞钱庄两代人的故事

□汪安昌
钱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和眼红的字眼啊。

上世纪20年代的葛吞村，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村里有一个经济头脑灵活的后生叫王云慧。当时他在龚原村给岳父的发行做账房，一天到晚眼看钱进钱出，逐渐萌生开一家钱币聚会场所的念头。于是他在岳父的帮衬下，联络龚原、排溪当地八九户竹、木、柴、炭的交易大户，在现在葛吞村叫“三叉口10号”的三间平房内，开起了里山地区首家“钱庄”。

当时排溪江两岸竹排往来如梭，山农们自家生产的茶叶、竹笋、芋艿以及蚕丝、陶瓷、山农采种的中药材等商品大量销往鄞、奉、余姚、镇海、杭州各地，生意十分红火。山农们每天有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币入袋，统统汇拢到这家葛吞钱庄来。据说当时3间平房人头攒动，生意繁忙，经常灯火彻夜长明。

王云慧发了，葛吞钱庄名声传到了30里外的奉化城。当时尚田“三川”有一位大户慕名而来，要到钱庄入会，经过一番洽谈，最终成了葛吞钱庄的十股东之一。

1928年，王云慧在本村选一块风水宝地，动工造起了六间两弄的马头墙高楼。8尺高的围墙，6尺阔的大闸门，里面是卵石道地，王老板一时成了葛吞这

■放飞心灵

游三峡人家

□汪昆柏
长江三峡是我早就设想的一个旅游点，俗称“余长江”，五月下旬终与老年大学同学一起如愿以偿，在领略了“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姿，目睹了“巴山上峡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的险峻后，接着便就是“楚塞云中出，荆门水上来”了。8天旅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相比之下印象最深的还数“三峡人家”。

三峡人家位于宜昌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之间，西陵峡东段的一条支流，说是支流其实是一条小溪，叫龙进溪，如今这里已是湖北省与长江三峡大坝、黄鹤楼等著名景点齐名的五A级景区，也是三峡大坝工程建成蓄水后依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新开发的一个景点。

三峡犹如小家碧玉，她是那么素雅淡泊、怡然自得。她以原汁原味的三峡自然风光为主体，集清丽、幽静，雋秀于一身，原生态地展现了一溜造化中峡江特色和土家民族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没有名利场中的世俗与纷争，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更像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我们一行从沿江公路进入，下车后，溪口赫然屹立的是十多米高的象征三峡的三扇雕塑大门，之后便是一排廊房，白墙黛瓦，廊内两边陈列着土家风情的服饰、头花、挂件以及其他各种精致的工艺品，更多的是体现土家人的风味小吃、点心，还有当地特色的“长江刀鱼”。

踏进山谷顿觉清凉，瞬间使人神清气爽，两岸高山一片苍翠，抬头可见的一溜狭长的天空，阳光扶疏，这是一条被水筑起宽不过二三百米、长一公里多点的狭长山沟，有着几户人家，靠山几间“吊脚楼”依山傍水依稀而列，溪两边依坡铺就的栈道，游客们为避免拥挤单向而缓慢地移动着，摩肩接踵。栈道边修长的四季竹，丛丛而发，透过竹叶射来的阳光隐隐幢幢，斑斑驳驳，远处欲雨未雨的烟雾朦朦胧胧；近处溪水清澈见底，簇簇游鱼清晰可见，较为宽阔的深水潭中，一叶扁舟载着父女俩，撒网待捕，渔帆映映水中，水面上下一般清晰。△妹(土家族姑娘)站在船头，招手示意，偶尔回眸一笑让你想入非非。再

个里山地区的财神爷。后来这个阉门也被当地人习惯地称为“钱庄”，直至今今。食饱思淫欲，有钱后的王云慧一天到晚烟枪不离手，身体越发消瘦。

王云慧楼房造好后的第三年，经“三川”股东点拨出主意，把葛吞钱庄搬迁到奉化大桥沙滩街边上方二房来了。王云慧带着小儿子王吉松做账房。这间房分前后两进，前面一间是店面交易所，走进中门，穿过天井，后面是一间楼房，楼下吃饭，后面是老板王云慧卧室，楼上是王吉松的账房和卧室。

王吉松小学毕业，打得一手好算盘，成了父亲王云慧的得力助手，一天到晚算盘不离手，拨珠“的的笃笃”声不绝。转眼几年过去，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经“三川”股东做大媒，家里派人到尚田“进士阉门”任姓大户去提亲。岳父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有一个年轻美貌千金叫任帼菁(建国后改为任国庆，当年18岁)。2017年4月去世。享年100岁)。相亲的日子，任帼菁见王吉松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看上去十分英俊，特别是骑着自行车到任家后的一个鹁子翻身的姿势，打动了这位少女的情，再说又是钱庄人家的小公子，顿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因此，这姻缘一讲就成。上半年五月订亲，当年十月完婚。夫妻恩爱如胶似膝，生意顺利财源滚滚。新媳妇除了打理一日三餐外，还是钱庄得力帮手，每

天早上脱排门，晚上关排门，帮老公整理账册，钱物往来绝不含糊。

可惜好景不长。王云慧为戒烟，每天吃些银杏代烟，可能是食用超量，有天晚上，老人“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全身抽搐。这天正好王吉松不在家，媳妇一个女人，抱着婴儿束手无策，未及时抢救，就这样撒手人寰走了。钱庄倒了顶梁柱，股东们随之散伙，红火了十多年的钱庄就此关门歇业。

家庭遭变故，钱庄因塌了顶梁柱而关门歇业。王吉松回到家乡葛吞村无所事事。毕竟是一个斯文的人，想要上山下地做买卖有难度，待在家里空唠唠。还要随时被抽壮丁，王吉松又怕当兵去送死。怎么办？怎样才能逃过关，他听说，当保长的人才可免罚。这时，村里也正好缺保长这个位子。王吉松估量自己有这个能力，沾点岳父的光也未尝不可。于是，他毛遂自荐当保长，自拉自唱地干起来了。

当时，正逢国民党败兵一批批路过葛吞村。这些败兵倒拖“老套筒”式步枪，到保长家要吃要喝要过路盘缠。进门便大叫“老子在前方卖命，钱粮供应是保长的份”。这样一次两次尚可，三次四次也承受，但败兵有时一天要闯进来三五批。王吉松难以交架，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自己出去“躲避”，叫老婆任帼菁来应付。前脚刚走后面的败兵



■生活七彩

我眼中的女婿

□方方香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这话一点不错，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平时言语不多对我们极为孝顺的女婿深得我欢喜。

前些天,《奉化日报》有一篇“穿着20公斤的铅衣上手术台——区医院内科医生小记”的报道,该报道还配了那个医生在工作时汗流浹背的背影照片,我仔细阅读和辨认后才知道,报道中的这位医生竟是我女婿邬斌斌,这让我吃了一惊。之前虽然知道颈椎不好的女婿工作忙,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动手术时,为防止辐射竟要穿如此厚重的防护服,穿着这套防护服数小时手术下来,得消耗多少体力和精力啊!老话说:人是铁,饭是钢,若要身体好,三餐厨顿要把牢。然而,吃饭不按时的女婿,经常遇到我菜已上桌,他却来电话告知让我们先吃,有病入急需手术,虽恼火却也无奈。晚上七八点钟到家,看他狼吞虎咽的吃饭,真有些心疼。有时吃顿饭他得几次放下碗筷接听病人家属、同事电话。也常听女儿说:“三班倒在家休息,有时也铃声不断。更怕半夜三更手机突然响,心会怦怦跳,有突发病人需要急救,铃声就是命令,必须第一时间赶去医院。”

虽然不言苦累的女婿,从他平时不多的言语中,我也略知科室是病人多、医生少、工作量大。40刚出头的人,头上的白发和老伴已不差上下,人也非常消瘦,真是忧心呵!

记得前几年女婿和10岁的外甥因生日,女儿买来生日蛋糕,我和老伴做了一桌菜,高兴地过生日同一天的父女俩庆祝,放晚学归家的外甥因看到大蛋糕和满桌菜,兴奋地直嚷嚷说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生日蛋糕、唱生日歌。但是等啊、等啊,等来了科室护士的电话,她告知我们,邬医生在给病人急救,晚饭不来了,懂事的外甥因也学我样摇头又叹气。

有一年,我儿子一家大年三十从上海

就踏进钱庄,看这么大的阉门道地,要吃要喝不成,索性躺在地上不走。又见这个女人还有几分姿色,就调戏作弄。这样一来是又破财又受侮辱,保长夫妇吃尽了双夹制的苦头。不行,看来这个“保长”是当不成了。最终王吉松以四袋谷的价把“保长”头衔卖给了同村的毛国昌,总算保一身轻松。但世事并不想象中那么顺利。

不久正逢印家造家谱,王吉松骑着自行车路过印家祠堂,立在门口的两个伪警察指指点讲:“就是他,就是他。”便要抽他壮丁,他心里一惊,骑着自行车飞一样逃到龚原舅家阁楼上躲藏,20多天不下楼,是娘舅家人拉拉扯扯把他拉回葛吞的。王吉松回家后,以为是村里财主谢世瑞在使坏,便把怨恨撒到谢世瑞身上。每天拿着一根木棍冲到谢家,要与谢世瑞拼命。谢世瑞不是省油的灯,他一报警,城里来人欲要抓他去坐牢,结果王家到谢家又送大礼又请罪求饶,一个礼拜下来总算摆平了。但惩罚还是要受的,怎么罚?王家自做了一只大木笼,把王吉松当作神经病人,像关畜生一样把他圈养起,一个43岁的汉子就这样坐在自制的牢笼中疯疯癫癫地离开了人世。风云一时的葛吞钱庄故事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世纪老人任国庆(任帼菁)的一番回忆,给我们留下了葛吞钱庄及它两代人一段兴衰曲折的历史。

■心香一瓣

缅怀二哥

□丁国锵

人到老年易怀旧。我家兄弟姐妹多,有6个兄弟3个姐妹。上世纪50年代是桥西岸村有名的贫困户。

二哥生于1937年,他只读过4年小学,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读书,13岁时他就去县城一家面粉厂当学徒,终年辛勤劳动只能解决温饱。新中国后分到了土地,随后二哥就与大哥一起帮助父亲务农。那时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完全靠天吃饭,丰收年景勉强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遇到灾年,粮食歉收,不得不借粮度日。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农闲时父亲叫二哥一起给人家拉货赚几个辛苦钱。一次父亲与二哥拉货去宁海县城,在一家饭店吃午饭,他俩意外发现在旁边的饭桌有一包东西无人看管,于是父子俩打开布包一看惊呆了,原来包内全是钞票,当时旁无他人,怎么办?父亲深深地抽了一支香烟,他沉思片刻,心想丢钱的人一定非常焦急,他果断地对二哥说:“等失主。”没过多久,有位衣着端庄的中年男子神色紧张地来到饭店寻找钱袋,原来失主是位米店的老板,老板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大笔钱连声道谢,然后他随手拿出一把钱给父亲酬谢,父亲和二哥再三推让,最后勉强收了老板几块小钱。回家后,父子俩与他人说起此事,有人说:“你们太傻了,你家这么穷,米店老板有的是钱,这钱又不是去偷来的抢来的,拿到家里那不是由穷变富了吗?”父亲和二哥对他人解释:“人要将心比心,这钱也是人家辛苦赚来的,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钱是不能拿的。用别人的钱心里也不踏实。”众人听之纷纷予以点赞。夸父子俩良心好。

二哥勤劳又有经济头脑,为了给年纪尚小的6个弟妹们去读小学,上世纪50年代初市场商品流通不活跃,住农村的人买东西都要到县城购买,十分不便。于是二哥就利用农闲季节动脑筋做小生意,他去乡下卖过香干,还早出晚归到乡村卖花生糖、生姜糖、芝麻糖、米胖糖以及季节性各种水果,以此赚点辛苦钱交给母亲以贴补家用。因家里实在穷,三个姐妹只有二妹读过小学二年,另二个妹妹没上过学,成了文盲。二哥对三个弟弟读书都相当重视,他建议父母,家里再困难也要给他们去读书,结果老四兄弟初中毕业考取了杭州船舶机械学校,而后我考取了浙江省邮电学校,小弟高中毕业遇到了“文革”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不得不在家务农,后来他成了一名土地征用工,也有了一份工作。

1959年父亲去世了。当时国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人们面临吃不饱饭的严重问题。那时农民都吃食堂,每人的粮食定量供给,早饭和晚饭都只能吃到稀饭,中饭也是食不果腹,长期饿肚子还要去参加生产劳动,怎么办?为了全家不饿肚子,二哥双管齐下,一是利用空闲时间起早摸黑偷偷地到县江两岸的荒沙地种麦子、南瓜、蔬菜,虽广种薄收,但也能给人家缓解温饱。二是听说县粮油厂要养几头猪,那时小猪难买,幸好我家养了一只母猪,于是二哥就与厂方商定,将出生的小猪由我家养到20斤左右就出栏,双方各得一半,但要求厂方在母猪怀孕及哺乳期的精饲料如碎米和细糠由他们供给。这年运气好,母猪一次生下了16只小猪,由于母亲精心饲养,小猪生长良好,出栏时各分8只小猪,双方互惠互利合作成功,之后以同样方式连续合作了三年。

1958年二哥结婚了。之后有4个子女,生活压力很重,除了他与二嫂同去生产队劳动挣工钱,年终分红所得不多,于是利用农闲时间做些小生意,勉强养家糊口。1962年国家对农业政策作了较大调整,解散食堂由农民分灶吃饭,此外,农民还分到了少量的自留地,同时开放了自由市场,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此粮食生产形势逐年好转,粮食困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二哥的家庭经济条件仍然不好,既要解决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还要供4个孩子读书,怎么办?二哥凭借对农业的内行,除了以务农为主,还每天起早摸黑与妻子一起按农时季节培育各种菜秧和瓜秧,然后将各种秧苗上街去卖,由于二哥的秧苗长得好,成活率高,购买者众多,从此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困难。

1982年下半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作了历史性的改革,全国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此举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从此,二哥大胆开动脑子设法挣钱奔小康,他想,单靠种粮食,卖秧苗只能养家糊口,由于分地到户,市场又活跃,他发现不少农民需要各类种籽,于是他果断上街设摊卖种籽,首先他对种籽很内行,其次卖种籽市场销量大,经济效益高,经过一年辛苦,挣了不少钱。于是,二哥赚钱的信心更足了,由于有些种籽如黄豆、花生、蚕豆、带豆等奉化缺乏货源,他就去宁波、宁海、象山等地采购。他待客和气还诚实守信,老少无欺决不缺斤少两,对个别出苗率低的种籽给买主退钱或调换,因此,许多农民都喜欢到二哥这里购买种籽,时间长了,他卖种籽出了名,每年的生意越来越兴隆,经过几年努力赚了不少钱,成了小康人家。大儿子初中毕业先务农,不久成了大桥粮站的土地征用工,小儿子奉化师范学校毕业成绩优秀成了大桥城关一小的教师。2个女儿高中毕业后进了民营企业。邻居们都夸二哥脑筋好,会赚钱。

为了积攒养老钱,他年过花甲还在街上卖种籽,直到年近古稀因患重病才休息,很可惜他患病3年后,71岁那年去世了。在家6个兄弟中我与二哥相处时间最多,直到1965年我去杭州读中专后只能在假期会面,之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与二哥会面的机会更少了。

二哥虽不在人世,但他那种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善良、诚实守信又富有经济头脑的形象刻在了我脑海里。